

新
經
濟
學

漢民署

羅撒 盧森堡著
陳壽僧譯
胡漢民校訂

新經濟學

中國新文社出版



Rosa Luxemburg

An den Pflaster
 Steinen interessieren mich die bunten
 Farben: rotlich, bläulich, grün, grau.
 Nahezu blank in dem laugen Winter,
 der so sehr auf ein bisschen lebendiges
 Grün warten liess, haben meine
 farbenhungrigen Augen sich an den
 Steinen ein wenig Buntheit in An-
 erkennung zu schaffen gesucht. Und jetzt,
 im Sommer erst, da gab es zwischen
 den Steinen sowohl Eigenartiges, und
 Interessantes zu sehen!

在砌石上面的各種色彩：紅的，青的，綠的，
 灰的，感動了我，即是在那使我們非常盼望着一
 片有生氣的綠色。隆冬時節，我底色彩饑荒的
 兩眼在這砌石上，已經找着少許的絢爛與興奮
 來創造。現在到了初夏，這當兒在這些石中間
 已有了如許珍奇而有趣的看見了！……

這篇筆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著者在
 監獄中給與友人書信中的一部分——譯者

序 例

本書的原著者，是德國有數的社會革命運動家並是馬克思學說的唯一信仰者卡爾·考茨基是羅氏的第一個得意門生。讀者在著者的小傳中，一定是驚佩她的才腕和她的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。

本書與資本的集積 (*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*) 可說是著者的畢生事業。從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，橫行了一種大規模的組織的殺人行爲和榨取手段，來虐害一般無產階級的羣衆。著者本其天賦的革命精神，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傳統的密秘，醜態，陰謀，完全搜集在這本書內，並且加一種正鵠的理論的批評和痛罵，正如把資本主義的靈魂和肉體，一併放在解剖臺上，借馬克思的利刃，精細的解剖給與讀者。可是著者對於這個解剖，尙未完成之先，就被反對黨，中道擊斃，使我們在這本書上，不能盡窺全豹，這是一件遺憾的事。著者尤其是痛恨那般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所妄倡各種的謬說，各篇中，著者以學理的攻擊，罵得他們狗血滴頭，這就是著者超人的性格和貫徹的精神，最足爲吾人所敬服的。

至於本書的內容，已詳佐野氏的序中，茲不再及。本書是完全根據佐野氏的日譯本所轉譯的，以最短的時間完全這個工作，雖會細心的校對一次，恐怕與原書和日譯本有忽略或誤譯的地

方，讀者於諒解之外，尙給一個熱心的指教，後日如有再版的機會，以便訂正，這是我所厚望的一件事。

著者的小傳，多半是以井口孝親氏所譯著的羅撒·盧森堡的書信和生涯爲根據，當然此外，尙有添加刪裁。羅撒一生複雜的歷史，和赫赫烈烈的事績，引出許多重大的問題，並且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，讀者幸勿忘却了自我，而當作是羅撒一人的事看！

本書翻譯時，承好友屠模，洪濤，寸樹聲，吳石山，諸兄，給我許多有益的幫助和指導，使我完成工作，這是我表示非常感激的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

綬 蓀

序

盧森堡是一個最聰明精銳的馬克斯主義者，同時爲勞動運動，世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個人物。她的生平，已經詳載在陳壽僧先生替他編的小傳裏面，我這裏可以不必贅說。我所以向新

文社提議要翻譯這本書的有兩個理由。其一，如馬克斯忠告槐脫靈所說的話，『足下的宣傳，雖然惹起德意志很大的喧騷，惹起許多的勞動者……究竟足下是依什麼主張，辨護足下之社會革命運動？把運動之將來的基礎放在何處？……無正確的科學的觀念，無堅固的學說，而想鼓動德意志的勞動者，這是等於缺乏分別的良心之宣傳遊戲。』其二，就是盧森堡說的『成功爲科學的經濟學，在資本主義之無秩序的經濟，讓位於勞動社會總體意識的所編成所指揮的經濟制度之時，其職務便算告終，近代勞動階級的勝利，與社會主義之實現，就是說成爲科學的經濟學之沒落……如此資本主義的出現的學說，變爲論理的資本主義沒落的學說，關於資本的生產式的科學，變爲社會主義科學的基礎，資產階級之理論的支配工具，變爲勞動階級解放的革命的鬥爭之武器。』總之，社會主義與勞動者運動，要安置於科學的認識之堅確不移的基礎上面。而中國現時出腦界關於科學的經濟學之著作譯述，固然貧乏得可憐。而且大抵是祇可做資產階級理論的工具。這些著述者，叫他做資產階級的辨護士，也不爲過。說到革命鬥爭的武器，更是

離題萬丈。盧森堡這本書却是依據馬克斯主義，將一切最有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老之謬說盡數推翻，而給我們以極正確的科學的觀念。所以現時中國出版界得盧森堡這本書，真是應於需要中之最需要的。

原書係盧氏在社會民主黨學校，自錄的講義稿本，原名經濟學入門，我覺得這個名字，對於這書的內容不甚切當，牠是以勞動階級之經濟學推翻資產階級之經濟學的，就這一個要點看，似乎不如叫做「新經濟學」，更為名副其實。再詳細些說這書的性質，就是以社會主義的見地，為分析現在資本生產經濟與原始以來經濟的出發點，認識整個經濟學體系的秘密，打破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隱瞞，而使社會主義得到科學的堅確不移的基礎之經濟學。

陳先生担任譯述，以日譯為底本，同時參照德文原書，譯筆非常的忠實透關，（日文譯本，有好幾處受檢查以致勾抹了的文句，都補正完全，）使人十分滿意。新文社因為我是起初提議的，使我比對日文譯本，校訂一下，但我所校訂的，真不過千慮之一而已。

末了，我讀盧氏這書，還有一個感想。這書第二章開篇，將一八四七年馬克斯所說「從來所有社會的歷史，是階級爭鬥的歷史。」這一句極有名的批判，加以修改。盧氏說，「我們關於人類社會的舊經濟狀態，差不多每年有新發見，而這些研究，引起一個結論，是在過去歷史中，必定有一個非常長時期間，未曾起何等階級爭鬥的時代。因為那時期中，一般社會上還沒

有分裂成種種階級，也沒有貧富的差別，也並無何等私有財產。」這一點不僅見得盧氏對於學問的忠實，更可見真正馬克斯主義的信徒，是以馬克斯主義爲理論與行動的指針，而不是作爲教會裏面的聖典。這個意思，應該是真理的信仰，與宗教的信仰，一個分別的要素。正統派的馬克斯主義學者，便是不會理解到這一點。佐野文夫說，盧氏理論的著作，是取能動的變革的立場始終一貫的，這些地方，我們應該注意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

胡 漢 民

著者的小傳

羅撒·盧森堡，(Rosa Luxemburg) 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五日生在曾爲俄領的波蘭Samast地方。她的誕定期可巧與世界許多觸心驚目的事，有多大的奇緣；我們看見一八七一年的標記，就不能不想到普法戰爭告終的結果，德國統一成功；凱撒即位，與巴黎的陷落。當月又是法國忍淚吞聲爲釀成世界大戰的法蘭克福爾 (Frankfort) 條約的完結。並且五月五日，使我們更直接聯想到五十年前即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，是拿破崙的忌日，再前三年的五月五日又是馬克思的生辰。不僅止此，後來羅撒遭兇徒擊斃於柏林的一九一九年，又恰是世界大戰的結果，德國屈服法國而結維爾塞由條約的那一年了。我們觀以上的事跡，都是與羅撒有起伏相映的關係，可算是奇人奇蹟奇緣！在三十二年間（羅撒僅享三十二歲）世界上鬧得五州鼎沸，人鬼失事，但不知是羅撒所使然！或是時勢使羅撒而然！

羅撒的少年時代，可算是她將來出世的一個偉大徵象。羅撒是享猶太人的血生的，她的父親相當是一個窮商人，女史在少女時代感受家庭的境遇，早就將『貧困』二字，深刻在肺腑間了。然而她雖生於貧困的家中，但稟一種光明磊落的精神，並不像陰鬱煩惱的那般猶太人，大概女史少時，得母教助力居多，常在膝下，教讀德國古典和波蘭文學等書。

這個貧苦家庭，對於子女的教育，並未疏忽。羅撒在小學校畢業後，立即進了瓦爾薩的學校，當時女史發揮一種天賦的特性，頭腦清明，優秀無比，並熱心研究社會主義的文獻。十五歲時，在瓦爾薩的學校卒業，當時俱有非凡的文才，曾著作多少小說。可是波蘭社會主義運動的先輩 Ludwing Warinski 和浪漫主義者影響女史的思想不少，尤其受 Spencer 的自由思想感化更多。

女史十八歲的時候，與波蘭社會黨接洽甚密，頗為當時俄政府所不容，於是受加特力教的洗禮，得牧師的盡力，逃亡到秋立犀。女史在秋立犀，以堅忍的精力與才能，發奮讀書，對於數學，自然科學，頗有心得。促進女史的社會主義思想者，一部分固然是波蘭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影響，他部分不能不歸功於與 Lubeck 家的實際關係。Lubeck 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員，當時亡命來秋立犀，全家苦於病痛，加以物質上的不自由，瀕於離散。羅撒住在他們家中，為之挽回頹勢，撐持門戶，於是羅撒的令譽，得為當時主義者所傳聞。尤其對於馬克思，恩格斯的書籍，潛心研究。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二年間，羅撒放棄正規的研究，在秋立犀，日內瓦等處，將社會主義的歷史的學問，大加研究。女史與俄國社會主義者 Axelrod 與 Plechanov 等的接洽，就在這個時期。

一八九二年可算是羅撒最初加入社會運動的時期。當時女史與 Karski、Leo Togliaches 及

其他波蘭社會主義者的小團體相接合，而以全副協力，以期在波蘭的馬克思主義之確立。

羅撒政治生活的第一步，就是在波蘭努力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勞動運動。當時波蘭說不上有勞動運動，但社會主義團體的『無產階級』最有勢力。這個『無產階級』，對於國家的，封建的，並資本主義的，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的一種巧妙爭鬥，給與了羅撒的影響不少。羅撒以旁觀的態度，鑑於這個『無產階級』，僅為少數知識階級的思想團體所操縱。所以後來糾合勞動者，努力於真正民衆的實際運動，而組織所謂『勞動者同盟』(Arbeiterbund)的一個新團體。

當時波蘭久處於俄國皇帝專制的獨裁政治之下，一般資本家受其庇護，而榨取貧民的血肉，所以波蘭的獨立運動，當然不可默認。一八九二年，獨立運動與波蘭社會黨合併，同立於以勞動運動為目的而期波蘭獨立成功的戰線上。

羅撒糾合同志，並得波蘭勞動階級的後援，於一八九三年，創立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(Die Sozialdemokratie Russisch-Polens)。同年在波蘭又組織社會主義新聞『勞動問題』(Czraw³ Robotnische Arbeiterache)，為最初的黨機關報。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創立，不待言是基礎於馬克思主義的，當時羅撒以年方妙齡的二十二歲少女，一躍而為名實相符的首領了。當機關報『勞動問題』出現之後，同時與波蘭社會黨內部致起主義上的爭鬥。Dazyuski一派

的波蘭社會黨，對於這新興的馬克思派，大加攻擊。一八九三年，羅撒被選為出席秋立庫的社

會黨國際會議的代表，當時基於 Dąziński 的建議，公認羅撒所代表的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，是一個探偵團體的理由，致被除名。

一八九五年，羅撒在巴黎圖書館，埋頭於蒐集關於波蘭史的史料，後來結果成為女史獲得博士的論文，即在一八九七年所公表的『波蘭產業的發達』(Die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Polens)與『波蘭的社會愛國主義』(Der Sozialpatriotismus in Polen, Neue Zeit, Ghr 14, II, 1895/96)這兩篇論文，都是基於深刻廣博的歷史研究，來描寫現代的一切經濟的發展傾向，並對於波蘭再建國的可能性，與無產者建設國民的國家之任務如何，女史以精透的眼光，實為波蘭獨立的不朽之作。

當時內憂外患，迫集於羅撒的全身，可是女史以堅強不屈的精神，努力奮鬥，卒於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立後三年，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。並且她的黨在一八九六年倫敦的國際會議中，承認委任，到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並容許新舊兩黨有同樣的資格。

羅撒將在波蘭的運動結束後，並轉想投身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，但德國社會民黨內部，制限較嚴，第一個條件，要有博士學位，所以女史於一八九七年努力於 Doktor Guris 的學位；第二個條件，要有德本國的國籍，女史對於這個問題，頗費工夫，後來不得已與 Lubeck 家，結婚的假約，取得德國國籍，女史纔入德國，而同時假婚約解除。

一八九八年，正是德帝國議會選舉運動的激烈時期，當時羅撒也加入運動。選舉運動結

之後，羅撒投身於理論的論戰場裏，頗驚大衆的耳目。一八九八年，女史曾公發表一篇關於社會

主義諸問題『Edvard Bernstein,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, Neue Zeit, Ghr. 1897/98』的論文，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，因這篇論文，差不多起了動搖，羅撒在黨內，乘此頹勢，大加整理，於是才舉中興之業。不久女史又公表『社會改良之革命』(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?)的論文，對於修正派徹底的加以攻擊。這篇文章，對於革命事業所收的功効甚大。

此時世界社會主義視為難題者，除修正派的問題外，還有所謂社會黨與有產階級黨成為聯合政府的問題。當時各國社會黨對於這個問題，大加辯護，在德國也沒有一人反對。只有羅撒以長篇的文章，痛加攻擊。卒於一九〇四年的國際會議上，反聯合政府派，得最後的勝利。

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代的羅撒，頗以熱烈的眼光，注視於當時運動。並以健筆，關於無產者對於革命的任務及目的，解示精詳。是年十二月女史假 Matschie 夫人的名，密赴瓦爾薩，參加革命運動，不幸於翌年三月，為俄官憲所逮捕，然於同年六月即保釋出獄。未幾女史經過芬蘭瑞典再歸德國。

俄國革命，影響女史不少，後來所著的『總同盟罷業與德國社會民主黨』(Der Generalstreik und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)，可算是由俄革命的收穫物了。這篇文章，攻擊社會民

主黨不徹底的平和改良主義，應採革命的手段，集團運動，總同盟罷業的戰略。至今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，所以能持久者，大半歸功於羅撒這篇論文的集團策略。

歐洲大戰時代的羅撒，以明慧的眼光，從理論與實行的兩方面摘發戰爭的內幕。理論的方面，女史著有『資本的集積』(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) 這書的內容差不多把帝國主義，放在肉俎上縱橫的解剖；實際的方面，就是女史從正面與軍國主義挑戰。大唱其過激的非戰論，向全勞動階級，警告大戰的危險。一九一三年秋，因此招法庭一年的禁錮。

一九〇七年，喀爾·李普克尼希 (Karl Liebknecht) 氏『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』(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ternationalen Jugendbewegung.) 公表了之後，以反軍國主義的健將，與羅撒同志，並且友情甚篤。以後兩人以互助的精神，合作革命事業。他們兩人的關係，本書纂者保羅·利維氏曾說：『羅撒好比是指導者，喀爾好比是擊物的鐵槌；羅撒用思想，喀爾用腕力。(Paul Levi, Karl Liebknecht und Rosa Luxemburg Zum Gedächtnis. S. 11)

羅撒與喀爾傾全副的精神，以非戰論攻擊政府的運動，向好戰的德國民衆，大加宣傳，經幾多失敗挫折，好容易把德國議會內外的主戰空氣，排擠到稀薄而終成真空的程度。可是後來結局至於成功者，這就是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不朽的盛業，也就是羅撒和喀爾兩人的偉大貢獻。

。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日，喀爾在德國議會中，對於政府第二回軍事公債，公然聲明『反對』，這句話的功效，就決定了全世界和平運動的乾坤，也可說是億萬民衆的大福音了。當時德國議會，也就表決了戰爭反對，政府不合作的議案。結局招一九一七年四月社會民主黨黨員的脫會，並新組織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（Die 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），並且德帝國的國體組織，同時招改造的運命，革命的先聲，也就潛伏於此。這個影響，使我們不能忘却喀爾的行動和議會外的羅撒的思想之傳播。

一九一五年二月羅撒在法蘭克福爾，以關於軍士虐待的演說犯政府的禁，於是投入牢獄一年。事前女史曾組織 *Die Internationale* 的雜誌，所以當時稱羅撒少數黨爲 *Internationale Gruppe*。女史在獄兩月後，借 *Günus* 的匿名，在雜誌上公布了『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的危機』（*Die Krise innerhalb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*）這篇論文，即今日呼爲 *Junius brochure*，在社會主義文獻中，頗負盛名，並視爲至寶。一九一六年一月 *Die Internationale* 在柏林開第一次秘密全國會議，決議發行 *Spartakus* 爲同志間的報道機關。此即今日廣行於世的 *Spartakusbund* 出現的由來。

一九一六年二月羅撒出獄後，與喀爾參加五一勞動紀念日的民衆對戰爭的示威運動，喀爾被捕，懲役四年六個月，同年七月羅撒亦被捕，投入監獄，懲無期徒刑。

一九一八年十一月，德帝國破滅之日到了，依革命成功，羅撒與喀爾同時恢復自由。當時羅撒在革命之下，以理論的指示民衆，並創刊 Spartakusbund 的中央機關報 Rote Fahne 於伯林。十一月革命成功，Spartakus 團，不與他黨合作，全然成一獨立的新政黨，結局於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改爲德國共產黨 (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) 此時可算是羅撒一生的最盛期。

可是當時德國革命，以純粹無產者左右政權，爲時尚早，所以有最大勢力的新德國社會民主黨，對於無產者實行高壓手段，一方與有產者的中堅份子和左翼握手，以當極右的反革命派，他方以武器戰略，而對極左的革命派，所以德國革命，未至徹底。

後來羅撒之死，與德國革命有極密切的關係，惟事蹟冗長，不便詳記，今只就其梗概略說一二：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革命成功，社會民主黨首領 Ebert 氏，就任宰相，翌日由社會民主黨，獨立社會黨，各以同數黨員組織內閣，自稱爲人民委員會 (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)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海兵團與 Spartakus 團暴動事件，Ebert 內閣改組，社會民主黨 Noske 氏繼任，德國政權，悉該歸黨掌握。翌年一月四日爲罷免伯林警察總監事，Spartakus 團，再翻反旗，攻擊政府，於是伯林市街，竟釀激戰一星期，Spartakus 團，以寡不敵衆，終歸失敗，革命軍也隨騷擾事件，告一段落。騷擾事件主謀者，喀爾羅撒兩人，自亦不免於難。按羅撒